

东南

方言

厦门文化丛书

厦 门



廈門文化叢書

葉飛

廈門方言

陈荣岚 李熙泰○编著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厦 门 方 言

陈荣岚 李熙泰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 1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7.25 印张 4 插页 162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533—964—3

G·379 定价:(精)18.00 元

(平) 8.00 元

《厦门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友义 方汉生 朱天顺 朱鸣冈 许文辛
陈孔立 陈文藻 陈碧笙 杨国桢 郑炳忠
黄永砥 谢 华 谢澄光 蔡望怀 潘茂元

主任：

李永裕

副主任：

陈照寰 李熙泰 洪卜仁

秘书长：

李熙泰 黄学惠(副)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李永裕 李熙泰 陈 耕 陈照寰 张厚进
洪卜仁 黄守忠 黄吟军 笄林华 彭一万
傅子玖 游 斌 谭南周

总 序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感情乳胶。

厦门背倚漳泉内陆，面对台湾南洋。以厦门为交会点的这两个扇面里分布着三四千万操闽南语的炎黄子孙。他们的祖先多半是来自中原的南迁移民，承袭了古老的优秀的华夏文化传统。他们甚至还保留着某些在中原早已消失了的文化因素。由这种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从而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思想感情所产生的亲和力、凝聚力是坚韧的、无形的，因而也是隔不断、打不烂的。

厦门据台湾海峡之津要，为祖国东南之良港，历来是台胞、侨胞、港澳同胞进出大陆之口岸，是祖国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门户。它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开放：一次是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这是被动的；一次是 10 多年前才开始的经济特区建设，这是主动的。但无论如何，它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会合点。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中西文化从这里互相冲击、碰撞、融会，并将其冲击波在这两个扇面里辐射开去。

可以说，厦门文化就是建立在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有益的营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有着自己地区特色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坚毅朴实，富有开拓进取精

神,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厦门人民。而他们又不断丰富、推进着厦门文化,使其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支而熠熠生辉。

10多年来,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海峡形势的缓和,海外赤子寻根问祖,从文化传统上进行认同者与日俱增。当前对这独具特色的文化给予加倍的关注,广收博采,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探讨、研究,使其上升到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无疑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需要,是教育海内外青年一代爱乡、爱国、热爱民族文化传统的需要。

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发展地区文化、民族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能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为厦门文化的研究,开辟更为宽广的前景。

《厦门文化丛书》编委会

1992年12月1日

序

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在现代汉语诸方言中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方言之一。除历史资料(如地方韵书等)之外,现代学者对闽南方言作了相当深入的调查研究,积累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也比较丰富,其中有研究专著、调查报告、字典词典等。就以往的研究情况而言,除字典词典外,其研究方法和范围多侧重于语音的静态描写分析,近年来才逐渐注意到词汇、语法或其他方面的研究。《厦门方言》是《厦门文化丛书》之一种,因此它的结构、内容和体例就不能完全沿用一般方言研究著作的模式(即从方言研究的单一角度对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描写分析),而应该根据文化丛书的性质体现出它的特点。从这个原则出发,《厦门方言》既简要介绍该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展现闽南方言的概貌,但又不局限于方言本身,而是把方言特点、方言现象与社会、历史、人文、民俗、心理等多方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即一方面从社会、历史、人文、民俗的角度来考察方言特点、方言现象的形成和演变,另一方面又透过方言现象去窥视它所反映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现象,把方言作为了解研究地方文化的一个窗口。这样的写法,当然会碰到许多难题,但《厦门方言》的编写者,广集材料,细心查考,实事求是,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也是本书在结构和内容上的重要特色。喜读之后,为之作序。

何耿镛

1991年12月6日厦门大学中文系

关于厦门方言的话

……近代研究文字学的人受了西洋语言学的影响，觉悟研究中国文字必不能放掉语言，而要研究语言必不能放掉方音，因此要把中国的文字语言整理好，非根本从搜集及整理方言材料着手不可。中国音韵之学有清以来，如顾、江、段、王等，考古非不博，用工非不勤，但是所得的结果，实无甚足观，所以新的音韵学，非利用方言的调查以为佐证不可。……

研究方言，也不仅在乎洞悉现今之语势，要在能穷其源委，探其变迁，明其系统，得其历史上之解释，方可谓尽方言研究之工作。如仅知道今日方言之种类不能便以为满足，须再进一步知道各方言历史的系统及相互的关系，这才是科学的工作。

——节录自林语堂 1926 年 12 月 19 日在厦门大学国学

研究院学术讲演：《闽粤方言之来源》。

择取旧稿成《厦门音系》七章。于声韵调之审辨，字音话音之比较，均视往昔所治者略精。至于厦音特征，足以窥见古今流变者：声母则有舌头无舌上，有重唇无轻唇，有齿头无正齿，全浊多混于全清，次浊半转为全浊；韵母则宕通相混，梗曾无别，豪奔而同歌，候侈而入模，“骑”“蚁”存支部之故音，鼻韵为“对转”之津渡：凡此种均箸于篇。若夫语源语性之探讨，词汇语法之完成，既非音系所

赅,姑以俟诸异日。

我们现在研究方言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找出某种方言跟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好为普通话的教学和推行来服务。

——节录自罗常培 1956 年《厦门音系·自序·再版自序》。

前 言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汉语一直存在着许多方言,厦门方言是其中之一。研究厦门方言对了解厦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文化的发展,离不了创造文化的人。简单地说,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类的语言和人类的文明。因此,从《厦门方言》中不但可以看到厦门方言的基本概况,而且还可以通过它去观察厦门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发展。

厦门方言在历史长河中,同样地接受别的、相近的语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演进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又由于厦门方言至今还保存着隋唐古音,这一历史语言事实用来印证“南陈北薛尚唐人”的传说是很有意义的,使得只有 600 多年建城史的厦门及其方言显得光彩夺目。大概说来,厦门开拓始于唐代,确证还有待于地下考古的更多发现。

从中国语言学史上看,研究方言是五四运动以后才揭开序幕的,而厦门方言的学术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早在 1924 年,林语堂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所作的《厦门音(福建)》的发音及标音工作是开创性的。1926 年 12 月林语堂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作《闽粤方言的由来》的演讲也是开创性的学术活动。1931 年罗常培发表了《厦门音系》,还有谢云声的《闽歌甲集》、《闽歌乙集》和《闽谚集》等,都是语言学先驱者研究厦门方言的业绩。今天,为了进一步繁荣厦门地方文化,加强厦门方言的源流与现状及其有

关问题的研究,交流厦门方言的使用和研究信息,促进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厦门方言研究工作的交流,密切文化团体的联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服务,特编辑出版《厦门文化丛书——厦门方言》。

《厦门方言》的编写是在《厦门文化丛书》主编李永裕先生指导下进行的。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前人某些研究成果,如林语堂、罗常培、周辨明、薛澄清、叶国庆和谢云声等前辈学者的成果。同时,编写人员还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无数次地到市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抄写、复印资料,向方言研究的热心人调查访问,查阅旧书报杂志,李熙泰、廖文彬同志提供了不少的厦门方言资料。总之,深入社会,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力争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方言科研突破性的进程作出应有的努力。

《厦门方言》的编写是以闽南音系作为依据。因为最早进入厦门的移民是来自漳州、泉州等地区,他们挟带各自的方言自然地参加传播、交流和发展,后来又伴随闽南地区的人民迁徙台湾,汇成闽南方言流在台湾传播、交流和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台湾话。因此,凡属同一闽南音系的方言现象,书中都可引用、例举为证,并以此供研究方言源流和发展、演变作参考。

《厦门方言》全书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编写。纵的方面作方言源流的研究,敢于突破传统界说;横的方面作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调查介绍,例举事实,取之有据。总之,编写时努力“穷其源委,探其变迁,明其系统”,解其绪序。尽管如此,全书内容仍或多或少地受到厦门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与厦门的建城史、通商史、海防史、外交史、政治史、民族史等的影响不无关系。因此,书中的例举,有的在历史的演变中,语音发生脱落、弱化、交替、同化、脱漏、换位等现象,但传承中的厦门方言基本词语仍得以保存本来面貌。

《厦门方言》编写时一般用汉字记录,遇上方音俗字或有音无字时,原则上一是采用国际音标记音,二是采用训读字或假借字处理。为了便于阅读查对,书后附有闽南音系对照简表。

《厦门方言》的编写是一项集体工程。全书除绪论,共分十一章,附录一。全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编写者个人研究的心得体会进行编写。全书的纲目构架由李熙泰执笔,陈荣岚参订。全书的绪论和多数章节由陈荣岚执笔。第九章由李熙泰执笔,还有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一、二节,第三章的第一、三节也由李熙泰起具纲目,收罗资料,成文后由陈荣岚统稿。

《厦门方言》编写完成后,全部书稿送请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何耿丰教授审阅。承蒙他对全书的结构编排、材料取舍、行文风格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最后还为本书写了序言。中文系黄典诚教授在陈荣岚编写过程中,也给予许多具体指导。同时,为了表示对厦门方言研究先驱者的敬意和怀念,特节录了林语堂,罗常培关于《厦门方言》的话刊在书前。

《厦门方言》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厦门市人民政府、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教育委员会、厦门大学中文系、鹭江出版社以及文化界、教育界等有关知名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谨在此一并敬致谢意!

限于编写者的水平,不足、疏漏和外误的地方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厦门方言是厦门文化特征之一	(1)
第二节 厦门方言的地位和影响	(13)
第二章 厦门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	(19)
第一节 中原汉人南迁与厦门方言的历史源头	(19)
第二节 厦门方言的形成与闽南方言代表点的确立	(25)
第三章 厦门方言的话文特点	(32)
第一节 厦门方言音系简介	(32)
第二节 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特点	(38)
第三节 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形成和发展	(47)
第四节 厦门方言的本字、俗字、训读字	(58)
第四章 厦门方言与古代汉语的传承	(66)
第一节 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66)
第二节 厦门方言中的古音成分	(71)
第三节 厦门方言中的古词语沿用	(79)
第五章 厦门方言与古代文学作品	(90)
第一节 厦门方言与古代文学作品	(90)
第二节 厦门方言与《诗经》的语言	(95)
第三节 厦门方言与唐宋诗词的语言	(99)

第四节	厦门方言与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用语·····	(103)
第六章	厦门方言与厦门文化·····	(107)
第一节	从方言地名看厦门文化景观·····	(107)
第二节	厦门方言亲属称谓的文化底蕴·····	(112)
第三节	厦门方言日常用语的文化考察·····	(114)
第四节	厦门方言俗语与社会文化心理·····	(118)
第七章	厦门方言与外来文化·····	(122)
第一节	厦门方言的外来词与外来文化·····	(122)
第二节	厦门方言的底层词与底层文化·····	(127)
第三节	从厦门方言中某些物产名称看外来文化·····	(132)
第四节	外语中的厦门方言借词·····	(134)
第八章	厦门方言与普通话·····	(136)
第一节	方言与普通话·····	(136)
第二节	厦门方言和普通话语音上的差异·····	(139)
第三节	厦门方言与普通话词汇上的差异·····	(144)
第四节	厦门方言与普通话语法上的差异·····	(153)
第九章	厦门方言与台湾话·····	(160)
第一节	语缘、地缘、血缘·····	(160)
第二节	厦门方言与台湾称名·····	(166)
第三节	追根寻源话母语·····	(173)
第十章	厦门方言半个世纪来的变化·····	(179)
第一节	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厦门方言的变化·····	(179)
第二节	厦门方言新老派差异的形成·····	(184)
第三节	厦门方言演变发展道路的探索·····	(188)
第十一章	厦门方言研究概况·····	(192)
第一节	厦门方言的研究是厦门社会发展的需要·····	(192)
第二节	厦门方言研究的历史概述·····	(194)

第三节 厦门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202)
附录:闽南音系声、韵、调对照简表·····	(206)
主要参考书目·····	(21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厦门方言是厦门文化特征之一

《厦门方言》之所以列为《厦门文化丛书》中的一本，是因为厦门方言是厦门文化的特征之一，可以说，它是厦门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一个内涵丰富而独具魅力的窗口。

为了说明厦门方言和厦门文化的密切关系，还是让我们先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谈起。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家都知道，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打开以往许多讲语言的书，语音、词汇、语法讲得挺多、挺详细的，“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样使唤这种工具”（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载《读书》1980年第4期）。事实上，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时，它是传输信息的工具；当作用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时，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人与文化的关系时，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总之，语言是离不开人以及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的。

人类今天虽说已经可以登上月球，可以遨游太空了，可是对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语言，却因为它看来似乎是那么平常的东西，我们反而知之还不是太多。宋代苏轼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同样地，“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旧框框，限制了人们对语言的全面认识。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来考察语言，从语言去透视它所负载的文化，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语言的本质、功能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必将是大有裨益的。

从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共生的。文化的创造和推进往往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又同文化息息相关。要想了解文化，撇开语言是不可思议的；要想认识语言，文化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的：“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见萨丕尔《语言论》第18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说语言和文化是共生的，当然是就其发展的总趋势而言的。事实上，文化史上有的时候，某些旧的东西消失了，与之相联系的一些语言现象并没有随之完全消失。例如语言的某些词汇比起它们所表达的文化现象来说，更具有稳定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旧衡制规定十六两为一斤，成语“半斤八两”便是由此而来。后来改用了十进制，十两为一斤，现在又采用公制计量，500克为一斤，但“半斤八两”的说法并没有随之变换，而是一直沿用下来。厦门话“四两人讲半斤话”、“四两筴仔无除”（不自量）的说法也是沿用十六两制的。又如，汉语普通话里“遇事不利或遭遇不好”为何叫“倒霉”呢？原来这个“霉”字是“楣”字的同音讹写，“楣”系“门框上边的横木”（现代汉语有的方言如吴语、闽语都还这么称呼的）。“倒霉”原本作“倒楣”，这个词是从吴方言吸收过来的。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上：“明季科举甚难得，取者，门首竖旗杆一根；不中，则撤去，谓之倒楣。今吴俗讥事不成者为倒楣，想即本此。”现在尽管没有了这种习俗，这个词却一直沿用下来，并且进入全民共同语词